

文史苑

(六)



- 瞿秋白在虹口
- 一代风骚沈尹默
- 究竟是谁给四行孤军送旗
- 上海法学院史话
- 吴国桢宦海浮沉录
- 虹口有个重光堂
- 上海展览中心话旧
- 瓜子大王好吃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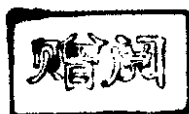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文 史 苑

(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寄兩銀槓收銀郎手題兩信
無好物堪為信雙槓雖輕三不輕
願奉如之池上酌甘心緣酒一時傾
和趨蘇某盛否重開鹽梅試洗
香看小器不知多少許襄陽木
賤酒升寬

白香詩
世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隆冬到，來時百花絕。
已絕紅梅不，屈服梅。
樹立風雪秋，菊能傲霜。
風霜重，惡木性能耐。
寒風霜，其奈何。
幽蘭在谷本自無人識，
只為芳馨香重，
求者遍山隅。

徐毅同志并夜雜咏詩四首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沈尹興夫人書

沈尹興夫人褚保叔墨迹

目 录

• 瞿秋白在虹口	袁义勤 (1)
叶圣陶怀念夏丏尊	屠 淳 (7)
——虹口文坛史迹	
• 一代风骚沈尹默	叶建生 (8)
——故居陈列室巡礼	
吴国桢宦海浮沉录	张令澳 (16)
究竟是谁给四行孤军送旗	白广荣 (44)
周恩来与刘良模——一帧珍贵照片	陈承融 (48)
中共“四大”花絮	李 逸 (50)
战斗在敌人心脏	本刊辑 (52)
——虹口警察分局地下斗争史迹	
奉化“三俞”	张令澳 (56)
虹口有个重光堂	沈立行 (70)
名剧《墙头马上》编演杂忆	许 寅 (77)
•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於金兴 (81)
——虹口第一俱乐部今昔	
文彬彬与《三毛学生意》	范哈哈 (85)
• 虹口影戏业史料	周志正 (88)
上海法学院史话	高景仰 丁剑华 (91)
怀念戈公振兄	马荫良 (105)
——戈公振诞辰百年纪念	
忆《生活》书报代办部	丁君甸 (109)

一元法币与二百光洋	杜绍文(112)
——《东南日报》轶闻	
《大晚报》的“腾飞”	袁义勤(115)
清末民初的时事漫画	以勤(121)
无锡四家报社被砸事件	钱可亭(123)
宏伟壮观的镏金钢塔	陶遂(126)
——上海展览中心话旧	
日本人与虹口	薛理勇(131)
——史料拾零	
下海庙杂谈	杨松泉(137)
早期的里弄组织	柯恩声(140)
——克明路天寿里史迹	
瓜子大王“好吃来”	谷宝林(142)
海内外	(147)
亲情诗情情满怀	蒋继三(154)
厦门前沿怀故人	赵朴(156)
《文史苑》第1—5集目录	(158)

瞿秋白在虹口

袁 义 勤

三十年代初，瞿秋白同志居住虹口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文学活动的高峰时期。

当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有半年没有工作。肺病复发，在休养中曾对茅盾谈过，想改行搞文学。不久，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多次住过虹口，四次是避难鲁迅家中，一次是迁入鲁迅代为觅定的施高塔路东照里（今山阴路日照里）12号。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着深情的回忆。他的夫人杨之华曾经谈过：“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缉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的文艺作品。……《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他的礼物。”

在拉摩斯公寓

瞿秋白和鲁迅在见面以前，早已有神交，书籍与稿件的往还，常由冯雪峰作联系。鲁迅所译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出版时，瞿秋白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写信致贺，称为中国文艺生活中极可纪念的事迹。并且说，“……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两人一个52岁，一个33

岁。第一次相见，是在1932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清晨，瞿秋白偕杨之华，由冯雪峰陪同，来到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三楼。这一天倾心长谈。客人虽然忌酒，但也破例小饮。正如瞿秋白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这一年的11月下旬，由于党的地下机关被敌人破坏，瞿秋白与杨之华就避居到鲁迅家中，这是第一次。其时鲁迅正因母病往北平探亲，他们俩便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里住下。过了几天，鲁迅回来后，瞿秋白以魏凝署名，录青年时代所作旧体诗一首为赠：“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归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并附题跋：“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情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当时在又是“雪夜凄其”的白色恐怖下，于避难中批判旧作的颓唐情绪，从这里，也可看到瞿秋白勇于自我剖析的精神。

他在拉摩斯公寓，仍是笔不停挥，译完了《高尔基论文选集》，并为选集撰写了《写在前面》，称高尔基是新时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瞿秋白成为一个受人推崇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在于他精通俄文，译笔正确、明晓、优美，也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系统介绍者，是高尔基与苏联文学的介绍者。住了一段时间，到12月中旬，一天深夜，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前来，接走了瞿秋白夫妇。正巧细雨霏霏，便撑起黄包车的篷子，悄悄地行进在阴暗的夜色中。

他第二次避难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中，是在1933年2月。当时正值英国戏剧家肖伯纳来上海访问，却引起了各方

面的不同反响。有些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故意造谣攻击，中国有些报纸也跟着摇旗呐喊。瞿秋白及时提出，如果把各种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就可以从中看出各种舆论的背景与各种人物的嘴脸。于是许广平跑到附近报摊，收集了许多中、外文报纸，和杨之华一起剪贴，由瞿秋白连夜翻译，作了《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并由鲁迅撰写序言，很快就出版了《肖伯纳在上海》。这本书反映了中外各报对肖伯纳的不同评论，也是一种“立此存照”的斗争艺术。

东照里的文学生活

这次住了不久，由于敌人追踪很紧，在短时间内又搬了几个地方。到1933年3月，鲁迅托内山完造夫人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从一个日本人那里，分租到一间亭子间，给瞿秋白居住。这里离鲁迅的住所不远。于是瞿秋白夫妇把房间布置起来，挂上鲁迅书赠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房门口的炉子上，煎着汤药，药味充满了整个房间。

在这里，他觉得比较安定，于紧张的工作之中，也为他的文学生活留下辉煌的一页。他为鲁迅的杂感，编了一本选集，并撰写了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序言。这被认为是瞿秋白少有的精心之作。作为一个卓越的评论家，他对鲁迅及其杂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思想斗争史上的地位，第一次作出科学的评价。序言中，总结了鲁迅曾经走过的道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

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杨之华曾经回忆鲁迅看这篇序言时的情景：“从他沉默的眼光和轻松的微笑里，露出了他在检讨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诚意接受秋白对他的批评和鼓励，忘记了香烟头烧着了手指。”

同年7月，《鲁迅杂感选集》出版，引起文化界的震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有不少权威人士，在有关的文章或讲话中，都不断引证《序言》的观点，并深表赞同。

迁居东照里不久，鲁迅也从拉摩斯公寓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相距很近，往来更为频繁。瞿秋白在这段时间，陆续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等12篇杂文，都是用鲁迅的笔名“何家干”、“洛文”、“余铭”等，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与《申报月刊》上。其中《出卖灵魂的秘诀》，是驳斥胡适以下的谈话：“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瞿秋白在文中指出：“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内外》，是针对不抵抗政策而写的。有一段说：“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要瞎抵抗。”他的杂文是和鲁迅的杂文同一类型，而具有自己的尖锐、明白晓畅的独立风格。

“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在东照里住到6月初，迁到党机关去住。到7月下半

月，机关附近发生可疑迹象。这次避到哪里去？“还是到大先生家里吧。”于是在一个深夜，仓促来到大陆新村，这是第三次避难于鲁迅家中，住的时间不长。但是，没有几天，又发生第四次避难。又是一个深夜，前门刚刚接进瞿秋白，许广平又听到敲后门的声音，在一场虚惊中迎来了杨之华，她还带来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这是瞿秋白夫妇最后一次在鲁迅家避难。

自从迁出东照里以后，瞿秋白的生活很不安定，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曾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的夏衍，后来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写道：“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正是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到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茅盾同志在回忆录中，也曾谈到：“……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我甚至这样设想过，假如1933年底，当时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把秋白调到中央苏区去当什么文化教育人民委员，而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左联’后期内部的不团结，就不至于发展得那么严重，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不至于发生，……”

告别大陆新村

然而，茅盾的设想，只是事后的设想而已。当时，正是

年底，一天晚间，一位同志来通知瞿秋白，中央有电报来，要他到中央苏区去。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想去很久了。”于是杨之华暂留上海，瞿秋白忙着结束手头的工作，准备行装。1934年1月初，他兴冲冲来到大陆新村，向鲁迅和茅盾告别。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写道：“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仿佛年青了许多，我也和他一样高兴。他对我说：

‘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与抱愧。”这是他在虹口的最后一夜。就在这一次，瞿秋白因鲁迅征集苏联版画，还代鲁迅将一封长达三千言的致苏联版画家的信，译成俄文。

在临行的这一天，他想起了周文雍、陈铁军俩在刑场宣布结婚英勇就义的事迹，对杨之华说：“……你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杨之华激动地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深夜11点，他告别了杨之华，踏上征途。

叶圣陶怀念夏丏尊

——虹口文坛史迹

屠 浮

本刊第五集《叶圣陶在虹口》一文，述及叶老在抗战胜利后乘开明书店雇用的木船，冒着急流、险滩、暗礁，自重庆东归，抵达上海，重寓虹口，住在四川北路祥经里开明书店的宿舍（今为川公路上的开明新村）。就在此时期，尚有一件轶事，未经记述，据笔者所知，补遗如下。

叶老与开明书店创办人夏丏尊先生，既为儿女亲家，又是文坛挚友。叶老于抗战前后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出版过大量教育刊物。

1945年底抗战胜利，开明书店在沪恢复原貌，因福州路旧址遭战火破坏，故在开明新村（原祥经里）择地筑三层楼房一幢为编辑部 and 办公之用。不幸夏丏尊先生于1946年楼房将动工时辞世。开明职工无不深感哀痛。叶老为缅怀故友，在该楼竣工时，亲笔命名书写“怀夏楼”三字，刻于石匾之上，嵌在二楼会议室的正中墙上，以表思念之深情。叶老在此楼工作，历时三载，在上海解放前，于白色恐怖笼罩下，匆匆登轮去香港，转道北上。

上海解放后，开明书店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等划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开明职工宿舍与“怀夏楼”亦均归政府房管部门接管。“怀夏楼”之二楼大会议室已分隔成小间，为居民住房。嵌于墙上之叶老遗墨石匾则被居中隔开，但仍可从两家居住房的墙上，各看到石匾的一半，实亦值得重视的文坛史迹。

一代风骚沈尹默

——故居陈列室巡礼

叶建生

坐落在虹口区海伦路504号的一幢三层的青砖小楼，是当代著名学者、爱国诗人、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的故居，今年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沈先生的学生，我有幸参加了故居展品的整理、布置。谨将展列内容简介一二。

走进陈列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沈先生的半身塑像。这塑像是雕塑大师张充仁的高足王明龙根据家属提供的两张象片，冒着炎日创作而成的。塑像通体洁白，安放在红木架上。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正凝神思索着什么……；老人家慈祥可亲的而容、和蔼的目光，我是那么熟悉。而今室迹人遐，不胜怅然！

陈列室有许多反映尹默先生重要活动的照片、证件、往来信札等等，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

历史的再现

我看到两张尹默先生与五四时代友好的合影照片。一张为沈士远、刘半农、马裕藻、徐耀辰、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的九人照；另一张为张凤举、俞平伯、马偶卿（小孩）、马季明、钱玄同、沈尹默、徐耀辰、周作人、沈士远、马裕藻、黎世衡、沈兼士、谌亚达、刘半农的十五人照。他们都是当时北平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一起聚会

于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寓所“苦雨斋”中，在谈论白话诗的创作后拍摄留念的。其时，与先生往来的还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人。说起这些文化名人，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写过《鲁迅和青年们》一文，并提及：“尤其是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诸先生，都是为学生们所景仰不置的。我初到北平，就听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威，即三沈二周二马，女师大竟有那么多名教授，这是使同学们非常欣慰的事。”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也谈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起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经过筹划，创刊出版了《新青年》，先生是著名的六位主编之一。先生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月夜》、《人力车夫》、《三弦》等。其中《三弦》的意境与音节别具一格，与鲁迅的《秋夜》齐名，被人们争相传诵。

沈尹默先生是诗词高手。抗战时期他留滞重庆，几乎每天写诗。这些诗描绘壮丽山河，抒写田园生活。当时与著名诗人章士钊、叶元龙、乔大壮、陈世宜、曾克耑、谢稚柳都常有诗词唱和。他对词亦有深入研究，造诣十分深厚。一代词宗朱彊村读到他的《风入松》“瓶荷”词中的“水风多处立娉婷”句时，不由拍案叫绝。后来，先生又以《秋明小词》一卷求教于朱彊村，老人十分认真地阅读并题句赞赏：

“意必造极，语必洞微，而以平淡之笔达之，在源宗与苏晁为近，把臂九能，殆无愧色。……昔人谓倚声一道，大才易、清才难，君才可谓清矣。一卷冰雪文，避俗手自携，佩

服佩服！”

现在，我们在故居看到的沈尹默诗词集有1951年徐森玉、谢稚柳为庆贺沈先生七十寿辰，出资印行的《秋明室诗词》、1982年金陵书画社出版的由郭绍虞作序的《秋明长短句》。

为学生仗义执言

陈列室一份1925年《京报》发表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很引人注目。

这一年，“北师大”风潮起，校长杨荫榆藉口学生违反校规，企图开除6名学生领袖。鲁迅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为学生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诸先生联合发表宣言。沈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在宣言上签名，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沈先生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还表现在1932年他任北平大学校长时，反动政府企图瓦解学生运动，命令他开除学生。他毫不妥协，严词以对：“搞教育的，就是教育学生成人。开除自己的学生，岂不是宣告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败吗？！”旋即断然拒绝了反动当局的无理要求，辞去校长职务，拂袖而去。

晚清篆刻四大家之一的胡菊麟曾刻“爱国诗人”一石相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沈夫人的回忆

陈列室有一篇沈夫人褚保权师母回忆尹默先生与鲁迅友谊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社会科学》第五期上。据她回忆，1909年经沈兼士介绍，沈尹默与鲁迅相识于杭州西子湖畔。

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仅《鲁迅日记》中记载就有53处。许广平的《两地书》也有多处记载。有共同出席友人宴席的；有鲁迅访问沈尹默的；有沈尹默请鲁迅共餐的；有偕访老一辈学者的；而书信、诗词之往来就更多了。

沈夫人还回忆起：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的一些情况。当时讨论笺谱该由谁题签时，意见不一。由于鲁迅的坚持，决定由沈尹默、沈兼士题签。笺谱问世后，鲁迅还亲自为他们送书去。

尹默先生晚年愈来愈体会到鲁迅的伟大，曾作了许多缅怀鲁迅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雅人不喜俗人嫌，世路悠悠几顾瞻，
万里仍旧一掌上，千夫莫敌两眉尖。
窗余壁虎乾香饭，座隐神龙冷紫髯，
四十余年成一瞬，明明初月上风帘。

全诗充满了怀念之情，着力颂扬了鲁迅先生爱憎分明的禀性。

先生喜爱书写的诗句是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据统计有七八十件之多。

《鲁迅全集》那四个端庄凝重的字体也出自先生之手。

老树逢春也著花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尊重沈尹默先生。在故居，我看到一张由毛主席签署的任命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一张由周总理签署的，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聘任书。此外，一张张他被选为历届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证、委员证……它们记载了先生对新中国的爱戴与贡献。